

和拉美“枪王”一起吃苦

中国狙击手追忆异国受训岁月



■ 阿曼达(上)和西蒙配合挂国旗

狙击手是个令人着迷的职业，狙击手的成长经历也是广大军迷所关心的话题。本文作者就是我军专业狙击手，虽然他已从一线部队来到院校当教员，但仍对“人枪一体，一弹一命”的日子记忆犹新，特别是2015年公派哥伦比亚接受3个月狙击手国际班课程，结识许多拉美“枪王”，让这位“闻战则喜”的老兵受益匪浅。

见，外加一笔奖金和免费带全家疗养，可他却放弃疗养，把所有假期攒起来参加狙击手培训，实在是“活得认真的兵”。

爱调戏人的克林顿

此克林顿，非彼克林顿(美国前总统)，他是哥军一名士官，特爱调皮捣蛋，整天捉弄人，别人在那走着走着，他会从后面拍你的头，要不就在饭桌上学其他学员的怪样子，而且集训队集合每每都是他最慢，搞得我们全体挨罚，大家都气得要死。他最经典的笑话，是专门针对有些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编的，他曾向中国学员“卖关子”，说结业考核第一名非摩塔纳莫属，因为他爹是军区司令，有些中国学员将信将疑，后来结果出来，并不是克林顿说的情况。这家伙把我们气坏了，好讨厌。

深藏不露的西蒙

集训队里，我觉得算知己的就是阿根廷军士长西蒙，这是资深的狙击高手，同时我们俩也是队里年纪最大的两个，当时他43岁，我38岁。刚开训时，校长认为我们年龄偏大，便照顾说不要全程参训，只接受射击训练就行了，行军、渗透、侦察等“过于受累”的课目就算了，西蒙立马同意，但我觉得好不容易出国留学，一定要获得最鲜活的体验，不愿被优待，西蒙看我这样，也不好意思偷懒了。

到了最艰苦的负重行军课时，我才晓得他是高手，比好些年轻军人都走得快，走得轻松。原来，西蒙是阿根廷狙击学校的总军士长，是整个集训队的真正高手，甚至哥军狙击手学校的大部分教练都不如他，经常由他来上课。随着相处越来越深，我俩就在课余时间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喝咖啡，天南地北地聊天。我们共同感受是，狙击手国际班是很好的培训方式，哥军公开了几乎所有训练内容和训练装备，拿出压箱底的东西，大家在一起



■ 各国学员配合完成训练

相互交流，混合编组，相互能够学习到很多优秀的品质。多年过去了，我做梦都想再回到那里去参观学习，再不见那些好朋友，共同回忆一起吃苦，一起欢笑的日子。

真诚又和气的“小胖”

我所在的集训队一共有26人，13个中国人，2个巴西人，2个阿根廷人，9个哥伦比亚人，其中军衔最高的是23岁的哥伦比亚工程兵少尉，而且一开始由他当临时队长。中国学员见他肚子大、个子矮，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胖”。

“小胖”脾气好，啥时候都是笑眯眯的，诚恳低调，队里外国学员每一次惹祸(如集合慢、动作散漫、讲小话)，他都主动“背锅”，让教官收拾。外人不知道，国际班的惩罚挺“变态”，不只是俯卧撑，还有开合跳，甚至罚打滚。如果学员队被教官罚集体跑步，“小胖”也总是带好队，面色平静。别看他胖，踢足球快得像旋风，简直是马拉多纳转世。

平时，我喜欢和他聊天，他会问一句，答一句，真诚而可爱。我问他：“你有孩子吗？”他开心地说：“女儿，4岁了。”

“你老婆在哪？”
“没老婆，是女朋友。”
“啊，都有孩子了，还不结婚吗？”
“小胖”不以为然地说，有孩子是有孩子的事，结婚是结婚。这番回答让我太意外了。我问他想过退役的事情吗，他说从没想到，就想一辈子在部队干。不光他，我接触的所有哥伦比亚军人都是这样真诚统一的回答。部队待遇好，社会地位高，退役就没人管了，这就是现实。

龚迅



■ 阿根廷老军士长西蒙推销自己喜欢的马岱茶



■ 笑得露出牙齿的就是克林顿

我看外军

爱劳动的阿曼达

常和我一起劳动的阿曼达是哥军老士官，不知为啥，他老被外国学员欺负，比如轮流打扫厕所，有的学员要么不愿干，要么随便扫一下就跑了，作为有14年军龄的老士官，每当有人偷懒或耍赖时，阿曼达会第一个上。

作为中国学员的头儿，我当然要带头，这样我和阿曼达就经常在一起扫厕所、捡垃圾。扫厕所时，外国学员认为扫干净之后，他还会扎扎实实干上30分钟。我回国后，他还和我保持微信联系，他经常发来好多照片，比如他又到哪个学校进修，又带着他的班排完成什么作战任务。像这么勤勤恳恳的军人，一定非常受欢迎的，顺带说一句，阿曼达样子很帅，我的国内战友看了相片后都说像007邦德！

杀过毒贩的摩塔纳

去哥伦比亚前，我就知道那里不太平，军人老打仗。其实，那是老黄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哥国内局势缓和，军人上阵机会很少，可我们队里的摩塔纳是正宗的“刀客”，平时笑嘻嘻，可谁跟他“呛声”，他会露出杀手眼神。

摩塔纳来自哥军特种部队，内战中曾用匕首连续捅死3名顽抗的武装毒贩。参加国际班前，他刚执行完一次任务，没打一枪便救出8名被匪帮绑架的娃娃兵，受到哥总统接

利佩茨克培养“俄罗斯雄鹰”

多年来，面对美军飞机刁钻的抵近侦察，俄空军养成了“闻警出动”的习惯，战备值班的歼击机能在3分钟内紧急起飞，而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都是从利佩茨克飞行中心锻炼出来的。该中心集中了全俄最先进的军机和最优秀的教员。俄军飞行员深知，无论职业前途还是技术成长，没经过利佩茨克中心的“锤炼”，都将一事无成。目前，俄空军所有战斗飞行员都来此受训，而且没有中心下属的“俄罗斯雄鹰”表演队，俄空军都无法进行特技展示。

利佩茨克中心很神秘，1925-1933年，这里曾是德国在苏联秘密设立的航空学校，据说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都曾在此受训，以致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戈林刻意避免轰炸利佩茨克。当然，“戈林故事”至今未被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包括斯大林之子瓦西里都是从利佩茨克飞出的“雄鹰”，在二战中重创纳粹空军。1960年，苏联空军将航校升格为训练中心。苏联解体后，中心一度靠接待西方游客、培训外军飞行员度日。2003年7月，法国空军受邀来利佩茨克参加建城300周年航空秀，担任中心主任的哈尔切夫斯少将用精湛技术征服了法国同行，而他拮据的生活又让外人感到诧异，从那时候起，莫斯科开始重视中心的建设，物质条件大为改观，最重要的是燃油配额大幅增加，满足了最基本的训练飞行。

据统计，中心成立60年来，累计培训6万多名飞行员，其中有不少还成长为宇航员。今天，俄空军所有战斗飞行员均在此受训，

而且战机的寿命在训练阶段也不会受损”。

现任中心主任尤里·苏什科夫少将说：“这一行业既浪漫又接地气，每个人都准备活到老学到老，克服自身局限，再攀新高度。”中心重点培训驾驶全新的苏-34、苏-35S、苏-30SM、苏-27SM3重型战机的飞行员，而相对低端的米格-29SMT、雅克-130中小型战机教学则由别的单位承揽。“中心接收航空兵尖子，展开两个月的强化培训，培训的专业有足足20个，课程设计是让学员弄清战机结构特点，熟悉特有的紧急状况。所有训练阶段在各种地形机场上起降，在普通气象条件和复杂环境下飞行，并实际使用兵器。”苏什科夫表示，飞行中心还有一整套模拟器械，可模拟并再现战机各个部件，“现代化计算机设备能让我们眼睛不用离开屏幕就能够研究透所有飞机，

而且战机的寿命在训练阶段也不会受损”。

利佩茨克中心的办学口号是：“教飞机会打仗，教飞行员打胜仗！”中心的军官训练班主任帕维尔·帕采维奇介绍，这里的课程永远跟随技术发展而调整，“这里的教材很少有超过一年不进行修订的，我们非常重视作战和教学的结合”。

多年来，中心飞行员积极参加俄军组织的军队竞赛活动。近几年，中心飞行员在每年的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航空竞赛中也均有不俗成绩。2015年，俄空军苏-24前线轰炸机飞行员佩什科夫在叙利亚被土耳其空军击落殉职，作为中心毕业的优秀学员，中心2017年底在校区竖起他的塑像，让小伙子们“以英雄为榜样，生活，学习，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不仅如此，后来也在叙利亚牺牲的利佩茨克中心毕业学员菲利波夫，也被中心当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典型。“我们与当地政府联合举办‘会飞的利佩茨克’活动，安排一系列老飞行员与中心学员、学校青少年的交流会，让青少年了解飞行事业在俄罗斯的发展史，铭记为祖国献出生命的烈士的荣耀。”帕采维奇说。

出于保密，俄军飞行员面孔很少在照片中出现，但这些在空中保持理想队形，或在叙利亚战场上驾机打击恐怖分子的飞行员都是利佩茨克中心的骄傲。他们根本不需要向世人证明，他们是地面和空中的王者。 常立军

军情揭秘

